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一

宋 袁燮 撰

酒誥

讀酒誥一書須看飲酒不過一事周公何故專作一書周公之為此所以重其事也盖方紂在上天下皆化為沉湎之俗今將痛革其弊此豈易事若雜於他篇之中則言之不力所以專作一書反覆詳明事理都盡其用意深矣古之善治國家者正猶良醫之善

用藥人之病也或在表或在裏良醫者察脉覩色灼知其病之所在然後投方乜之劑藥與病對而人無不愈矣善治國者亦然須知其病之所在方有下手處周公灼然見當時之俗只在沈湎見之既明故直截只來理會他這事所以一篇之書反覆深切如此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妹邦紂之國都康叔之所治者也文王為方伯故能

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酒自有時節蓋一切禁之則是絶人之情而不可以通行於天下非道也然茍非時而飲沈湎是務則足以喪德亦豈可哉所以惟祭祀則有酒惟燕饗則有酒祭祀而飲酒所以受福而飲酒焉非酒也飲福也若非祭祀非燕饗古人何嘗非時而飲詩所謂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鄉黨稱孔子唯酒無量不

及亂亦惟其時而已故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記以為祈求也求中以辟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辟者辟養也盖將以養老養病而豈常用之物耶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夫所以制為酒醴亦只為祭祀之故盖神明藏於杳冥非酒則無以達吾心初非使人縱其私慾也天所

以降威於民皆自我民惟酒之行大亂喪德之故至於大小邦用喪亦罔非惟酒之辜曰罔非者盖言小而喪其身大而喪其國往往由酒所致也此是周公自說這道理以告康叔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又述文王之事也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不得常常

飲酒至於庶國其得飲之時亦惟因祭祀然又須以德將之方能無醉夫既因祭祀得飲而又將之以德不至於醉古人於酒致其嚴如此蓋雖因祭而飲苟至於醉亦豈可哉我民迪小子蓋使庶民皆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外此無他念焉則其心善矣觀此處須看文王所以教當時之人詳悉如此上自庶邦庶國與夫庶士少正御事下及小子與夫庶民之小子皆一一教他毋得沈湎于酒蓋深見夫酒之為

害故其委曲詳盡如此周公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學者讀酒誥須看古人無所不教之意上自諸侯之士大夫下及於民無徃不教焉不特早者在所教尊者亦有教不特賤者在所教貴者亦有教是故致治之極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所由來遠矣聽聽祖考之彝訓小大之德皆歸於一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固自有小大至於惟一則是小德大德一齊好了一者純一而不

變也小大之德皆歸于一則其不湎於酒可知矣惟
酒是務則私慾紛亂一何在焉至於惟一自然不至
有沈湎之患所謂一即是這箇字自土物之外他無
外慕焉非一而何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飲食醉飽是說士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為民者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為商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飲酒矣為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為國老成之人以

是事君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矣為康叔者亦必常自觀省檢點此身凡有所為舉足動步皆稽考中德則庶幾能奉祀然後可以用逸矣蓋人各有職子得本職則少自逸以無害不然職分之未能盡而可惟酒是務哉夫為諸侯而能奉祀亦甚難矣必能保其社稷然後始能奉祭祀康叔茍自檢其身至於可以羞饋祀茲乃信為王正事之臣矣天亦將順其德永永不忘在王家矣到得如此是甚次第蓋康叔為諸侯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已則不治何以治人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為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國子皆此意也所謂我民迪小子却是說庶民使民自訓迪其小子此之所言御事小子亦通上下言之也言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時自邦君御事至於小子無徃不輔助之徂者言其已徃也棐者輔助也棐上下通稱惟御事厥棐有恭是下輔其上也至於天棐忱辭則天固輔吾民矣人生於天地之間須得上之人輔助方能有立孟子舉放勲曰輔之翼之是也文王輔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當時為邦君御事小

子者皆克用文王之教不厚於酒故我今日所以克受殷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誥教之所致歸其功於文王也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周公乃獨歸之於不腆于酒周公豈欺我哉學者於此須當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則知腆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絶滅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而喪一身大而喪其國皆由酒之故盖人只是這一

心此心既昏安能有為且如人主為天下君羣下之所視傚苟惟酒是務沈湎不已喪國亡家常必由之周公之言豈可不鑒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案此節註永樂大典原闕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變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

無怨而紂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酣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見染紂之惡者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喪于殷只為他安逸之故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人之監水但能見其姸醜若在民上看却可以見安危得失今殷墜厥命我是以大監于殷古人皆有所

監殷監于夏周又監于殷所謂監于先王成憲予惟不可不監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毖者敬畏也劼者堅固也人不可無敬畏而敬畏之心又須貴乎堅固今人有過失而德不進皆緣無所敬畏之故若常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

心何由而馳散德何由而不進過失何為而生周公以劼毖二字告康叔此是教康叔律身行已至親切處且康叔宅衛將以丕變商人沈湎之俗則當先自正其身將以自正其身則豈可不常懷敬畏之念誠能畏敬方見兢兢業業凜然若不終日何縁去解湎于酒不然此心一放不能自律其身何以治人然則所當敬畏者何如下所言是也妹土之中殷賢臣蓋多有之汝其可以不畏汝為諸侯之長居方伯連帥

之職凡侯甸男衛之諸侯皆服屬於爾者也皆觀瞻於爾者也一德之失一事之非彼皆得而議之而其心不服矣汝其可以不畏嗚呼康叔而知夫責任之重如此所謂劼毖之心如何而可忘哉然不特此況汝之國又有太史内史於汝有賓友之道内史在周禮甚重以中大夫為之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冢宰之貳也諸侯之國亦有之此皆汝之賓友又可不畏乎前言殷獻臣蓋殷家之獻臣也此言獻臣百宗工

衛國之獻臣也亦不特衛國康叔既為諸侯之長凡他國賢者皆在其中服休在上之臣服采在下之臣皆服事於爾者圻父農父宏父此又汝國之三卿圻父薄伐之違司馬之官也農父司徒之官也宏父司空之官也皆汝之疇類自獻臣百宗工服休服采之臣與夫三卿亦當無不敬畏之此是周公教康叔做工夫至深切處自上至下自小至大無所往而不敬夫若是豈復有一念之自肆古人工夫直是精密今

人讀酒誥不過以為周公教康叔區處這許多商民之沈湎爾孰知所以教康叔做工夫處乃在於此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矧汝剛制于酒酒大慾也天下惟有剛德者為能勝人慾夫人至於外物所誘心不能役物而反役於外物者無他不剛故也剛制于酒此是康叔職事康叔果欲剛制于酒可不敬乎惟敬則剛剛則不為酒所動矣雖然所謂剛又非徒勇於外之謂也撫劔疾視以為天下莫我當此特血氣耳

血氣之剛外雖甚盛一旦誘之以聲色與夫紛華盛

麗未有不動者剛安在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

羣飲之俗最不可不治蓋相聚成黨彼此以血氣相

尚惟羣飲之為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不赦之

當執拘以歸于周我其殺之此亦未是果然殺曰予其殺可見康叔以孟侯之尊生殺自專何必歸之于周特言有如是者我其當殺之爾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於殷家之舊臣若湎于酒却不可殺當且教之如此方明享國之道至於教之不從却同于殺此亦非是果殺之也將以聳動商人使之知所畏懼其言不得不如是爾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書中多說這毖字毖者敬畏之謂也明辯乃司使之秩然有倫整然有叙紀綱修整是之謂辯爾不能辯乃司則民皆湎于酒矣此是周公告康叔臨終又將此二字聳動之言商民有一人湎于酒皆是爾身上事則康叔所以自盡其職分者當如何

梓材　案袁氏梓材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宅洛之舉盖以洛邑天下之至中也上可以應天道

下可以使四方諸侯之朝貢當時實未嘗遷於洛但為行都使往來其中平居則在鎬京或朝會諸侯則至于洛此意甚好唐自太宗以下明皇以上建都長安而往來于東都蓋深得周召營洛之遺意也然周召營洛而不遂都于洛者何故蓋洛邑雖天地之中而論其形勢則不若鎬京鎬京與關中壤地相接關中天下之至險所謂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古建都莫如關中漢唐所以強盛只

為據得關中形勢之地爾惟宋朝都汴形勢無足恃遂以兵為險而養兵之害不可勝言至仁宗末年國用匱乏英宗之立已有變更之意然不四年而升遐神廟踐阼輔以荆公於是新法等事皆因養兵之故財用不足所以至此太祖常幸洛陽見其山川盛麗曾有留都之意使其當時果能都洛豈復用養兵然當時太祖都汴猶有榆塞方田之險足以限戎馬之來自後盡伐榆木方田亦壞於是敵人蕩然無所禁

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周鎬京也文王都豐至武王遷於鎬京鎬京去豐二十五里朝發而暮至豐乃文武之廟在焉成王欲營洛故至于豐告廟也古者作大事則必卜經營者如何處為朝何處為市宗廟在何所社稷在何所所謂經之營之是也攻位者治其位也水北曰汭五日而位成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歟然亦未必屋宇

皆完具但其規模定爾太保經營其纎悉周公特總其大綱故位既成周公特至洛觀焉用牲於郊祭天也社于新邑祭地也庶殷自妹邦遷於洛者侯甸男邦伯蓋古者王朝作大事則諸侯之國皆遣人來助役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鼔舞踴躍以趨事赴功故謂之丕作言庶殷且丕作則周人可知矣如前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皆舉殷以見周也夫以妹土之民周家一旦遷之於洛使其離鄉井遠墳

墓而乍到新邑凡室廬器用之類皆未便安必相與咨嗟以怨其上今朝廷有大役而彼皆竭力盡心無一人有異志此果何道以致之這般處景象要看在後世無此等事大抵人心亦不難感只看在我所以區處其事者如何以聖賢之道德固已足以丕變人心於不言之表况古者作事凡人稍衆便以軍法從事蓋不如是不能整齊周禮以軍禮同邦國而曰大役之禮任衆也所謂五兩足旅軍師其法皆與軍禮

同如凡起徒役無過一家一人之類想當時必皆用

此法特書中不詳言爾觀此處亦可以考古人之役

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段諸儒之說多不同東萊以為周公欲歸召公

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與召公之戒一併

轉達于王其說信美矣然以禮觀之亦恐未必然此

只是成王曾來洛召公面陳此戒謂營洛大事也召公既先相宅周公又達觀于新邑營其後成王又必來看一次不應國家舉此大事而王者不親來觀東萊之意盖謂序書只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不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

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為使來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答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然則洛誥所謂使來告卜只到伻來以圖及獻卜召誥所謂使召公先相宅只到庶殷丕作自是以下皆成王在洛召公親對成王告戒無可疑者又況古人告戒人主非如後世作一篇書進之於君不是當面親說如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言於人主之前史官編之成書爾便如立政等

書也只是面說觀其中嘗有周公曰嗚呼之言如此則史官之辭也蓋惟是當面陳說方能感動若使召公作書達之於王則何緣稱成王為沖子然則成王在洛斷可知矣旅王若公庭實旅王之旅也陳列幣帛以旅王併及周公焉夫旅王而及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蓋當時周召雖一等是大臣然周公事體自別觀其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抱成王以朝諸侯與夫朕復子明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當時

攝政七年分明有王者之象所以流言有不利於孺子等語若使形迹無可疑安得如此說只觀號為周公便可見周國號也不敢以為一國之公而係之以周明其為天下之公也是以旅王而及公蓋與王者敵體矣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御事只是治事之臣後所言王先服殷御事可見蓋這許多言語亦欲衆人皆聞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殷王天之元子也今天不以殷為子而以周為子今日之天命即前日大國殷之命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試觀此處玩其辭氣以想其用心古大臣所以感動人主者為如何夫當成王承文武積累之業營建洛邑四方民大和會致治之美無以復加可謂有無邊無限之休也然亦有無邊無限之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聖人此心真以天下為憂而

不以位為樂也夫享崇高富貴之極豈使之自安逸其身有大安逸其富貴即有大艱難大煩惱隨之後世人主但知其為無疆之休矣不知其為無疆之恤也既是責任如此之重則安可以不敬曰曷其奈何弗敬言其苟念及此如之何而可以不敬也言之懇切如此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雖終殷之命然自成湯之下諸先哲王其英靈猶在天詩所謂三后在天是也越後王後民言其後以服厥命厥終是說紂忠智之士隱藏不出而在位者無非瘝病之人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皆攜持出亡而紂又執之使之在此受其殘虐天憫吾民如此亦甚哀矣今眷命用懋王可不疾敬德乎精神全

在疾字上更無等待更無遲疑只今便下手觀此一

字古人言語直是各别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

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徳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有夏傳子故天從之保之面稽天若考天之意向而

順之也天迪格保蓋言以誠意格天天從而保之此

是形容疾敬德之意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是天嚮我之意也故夏商之君必考天意之所嚮而順之今之眷命用懋猶前日之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則王之疾敬德亦當如夏商之君面稽天若可也夏商之君其能順天之意如此其後猶墜厥命今王不能疾敬德竊恐天命又轉而之他然則王當如之何亦曰無遺壽耉而已矣壽耉之人能稽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是可違乎稽謀自天即面稽天若之意也

今須看召公告成王以敬德何故須首先說無遺壽耇這便見古人告君一句是一句如良醫用藥直是下得的當且向者成王疑周公其不能敬信壽耇也亦甚矣於壽耇之人而遺之何有乎敬德當時不特周公如毛畢之徒皆文武舊臣國家元老成王若能聽信此等人安得而不敬厥德告之以敬德又下一疾字至言所謂敬德者則又首及無遺壽耇其的當如此王今年雖尚幼然既居天子之位任了這般職

事如何却說得小故召公說與成王王不可以我為小今為天子矣須是大能以誠信之道感動其民使只今便休始得看這丕字與今字古人告君直是與後世不同蓋些少誠信亦不能感動要須無一念之不誠無一事之不誠大能以誠信動其民使目下便見這休乃可此即疾敬德之意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觀此數句尤見得成王至洛分明言王不敢以此事

為緩畏民之險來紹上帝服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明是説成王孰謂成王未嘗至洛耶觀其語意自是可見古人直是見民之險所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後世但見一人之尊巍然在于民上孰以民為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去之豈不甚險乎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是召公既說了周公又答召公之言正如禹臯陶陳謨於帝舜之前更進互說或者以為召公舉周公之言告成王君前臣名故稱旦曰亦不必如此說以人情觀之召公在周公面前緣何稱周公名然不言周公曰而稱旦曰者此史官筆之也葢前面旅王若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故史官於此稱旦曰所以嚴君臣之大分而周公不敢當幣之禮盡歸之成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則旦曰之言亦史官採周公之

意而書之也夫洛邑之作召公以為王來紹上帝周公以為其自時配皇天盖此國家之大事也所以繼天而出治者實在於此以大臣望其君而欲至於配天徳此其規模廣大豈與後世人臣比哉毖祀者謹祭祀之禮也洛邑天下之至中故曰自時中乂成命無一毫虧欠之謂也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武時天命故無有不成者也然成王茍恃其成而小忽焉則已成者其可常保乎故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文王之功夫安有不成者而今也方思所以成其功于不怠蓋古人之心不敢自足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之營洛邑正緣商之臣民日夜漸染惡習不能自新故遷之於洛使之遠去沈湎之邦而密邇周家之教化蓋所以變移其耳目洗滌其心志也周公經

理商民可謂得其道矣此是周公之本意故又明以告成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與我周御事親比而無間焉蓋不鄙夷之斥絶之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使之薰蒸陶冶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昔者舜之分北三苗正是此意所以三苗終於從此蓋處之得其道矣節性者使之就規矩準繩而不流於不善也夫性無不善焉得會流然無規矩準繩則外物遷染亦能引而去之性猶水也節猶水之有隄防也水雖無有不

下然隄防陵遲則必至於潰決性雖無有不善苟不知節其不蕩然無制乎然却非樽節此性性豈可樽節哉惟日其邁者日進於髙明逺大之域也雖然這箇根本又全在成王之身要須當以敬為所所猶居也如君子所其無逸為人君止於仁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此意造次顛沛之間不曾暫離這敬是之謂得其所既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言辭懇切再三丁寧之也三代大臣告君之言自是深切如曰曷其

奈何弗敬如曰不可不敬德一等是這許多言語而古人分外深切自漢以後説正當道理者有之矣辭氣懇切如三代王佐者則難得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我不可不監言其須當監也夏商之享國長久與夫後來之墜厥命我都不敢知我之所知者惟敬德則能受天命惟不敬德則墜厥命爾在天者吾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在人言以不敬德而墜厥命則前日以敬德而受命可知矣今須看不敢知惟不敬德處夫周公豈不知天命周公不能不自知乃是不敢知蓋天命未易知也規規然取必於天則所以自修者闕矣故周公謂夏商之或長或短或興或亡我都不知

是如何但知其前日能敬厥德後王不能敬厥德敬德則天命歸之否則天命去之所謂自求多福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初不計他事後世不知自盡諸已而妄欲言天命天命豈易言哉孔子罕言命至五十方知天命若但計較其在天者不亦失其本乎周公既歷陳夏商享國修短之由乃以為今王嗣受厥命則監觀其前代當如之何我亦惟茲二國命嗣續其功大抵功業須當嗣續之嗣之為言常常接續

更無間斷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方未營洛之前周公總天下之政成王猶未親政也至今日成王方臨政分明是方為君周公謂王今初服厥命如人之初生子人之生子須是自幼而教習之則耳目漸染後來不至於扞格而難入王者之治

天下亦須從即位之始頭腦便教端正始得其初既正則其後將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矣哲命者明哲之人天必命之此不在天而實在我故曰自貽所謂自求多福是也今天其命哲命亦有吉凶亦可以歷年久遠夫既言命哲命歷年而閒吉凶於其中何哉蓋天命至無常所謂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有無窮之喜便有無窮之憂享天下之至樂便任天下之至難雖曰命哲命歷年然敬德則天命便吉否則

天命便凶或吉或凶何常之有今我營洛邑做此般大事天必知之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當武王與紂戰之時上帝分明監臨于上則今日營建都邑正是上帝臨女之時上帝分明開着眼在上看王當如之何須疾敬德更不容少緩可也王能惟德之用則可以祈天永命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彞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是說商民言王不可以民小之故遂用非法以治之至行威虐殄戮斯民王居莫大之位則亦當有莫大之德位為天下之至尊則德亦與位同其尊所謂王位在德元也能如此則民皆刑用於天下矣若以刑罰治之民却未必刑用以德先之則民自莫不敢法如刑罰之不敢犯焉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皆用刑王者之德愈光顯於天下矣今須是君臣上下一齊勤恤始得若一邊勤恤不濟得事譬如一家須父子兄弟同心共力一家方會治周公此言蓋言今只是臣下勤恤亦不濟事須是上下皆知以勤恤為心乃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一句最要看夫受天永命而歸之於小民之身蓋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歸之不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去之所係豈不甚大言

小民者甚言其至微至弱不足道也然王不可以其至微至弱而忽之受天永命全在他身上此等議論後世不復聞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既革商則視商民葢讎也然商民之中亦有賢人故謂之百君子友民謂周之民也周公自任其責以

為我當以商周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此亦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合商周而為一也召公以幣旅王而并及周公周公以為我不敢當此禮也故盡以其幣歸之於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幣帛蓋禮神之物也史臣所以書旦曰其亦探周公之微意歟此一篇書既略不及成王來洛之意不以為成王曾來亦可但自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而下分明是召公在成王前説既非成王來洛則必是以告卜

而書中大半是成王周公相問答之言此周公後來歸于宗周而言也洛誥既然召誥何為獨不然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蔡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夘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復辟之事說者皆引說復于王有復于王者為證謂周公以明君之道復之于王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嘗不為君既不曾失何復之有其言信美矣然觀其辭氣則未必然復辟只是復辟初不必如此回護況周公既無取天下之心何必曲為之說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方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天下事權皆在周公之手至今而成王壯矣然後以人君

之政事歸之于王只如此而已夫何可疑況此書中自甚分明如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如曰亂為四方新辟成王之為君久矣至此乃始謂之新辟蓋前日雖為王政事却自周公出今日周公既歸政政事始自成王出分明是為新君也由此觀之則復辟之言何獨不信却非是成王前日未為君成王之為王固久矣但攝政七年之際事權在周公今始以人君之政事歸之於王故謂之復辟爾如後世霍光相宣

帝宣帝既壯光稽首歸政君臣之分亦未嘗不明而況周公大聖其處此有道矣孔安國註以為復還明君之政此語甚好營洛邑大事本不當出于周召周公以為我看成王意思一如弗敢及天命之初基定這天命營邑則天命定矣我看成王不敢擔當此事故我繼太保而大相東土今王自此以後始為天下之明君矣觀此一句復辟之事豈不甚分明此是周公復辟之辭洛師師者衆也卜洛之事所以既於河

朔黎水卜之又於澗水東瀍水西卜之又於瀍水東
卜之如此委曲周旋者蓋雖只是這一片地然建都
之所宗廟朝廷之位却要的當故不敢輕如此卜必
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灼之而兆見此食也灼之而
其兆不見則不食矣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是成王辭周公之復辟以為我不敢當此事須得你同共理會乃可故曰我二人共正我與周公當億萬年敬天之休觀此一句成王到這裏甚次第遠大直是要與周公相期於萬億年其規模之宏遠如此拜手稽首誨言致敬盡禮以謝周公之教誨也古者人君於臣下皆有拜禮舜拜臯陶禹亦拜臯陶太甲拜伊尹成王拜周公此是唐虞三代時事不可把後世看古者君臣之間只是朋友若太甲之於伊尹成

王之於周公又不止於朋友皆以父師之禮待之舜之於皐陶分明待之以朋友之道所以一聞他嘉謀善論便至於下拜何嘗儼然自尊見得我是人君若見得我尊為人君有這一念便不是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在後世此等事皆不可得而見矣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須是有不召之臣方能大有為於天下後世如漢高祖四皓便不能致叔孫通制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為之如何望他以三

代事業高祖且爾其他何望世道日衰則人主日尊臣下日卑今須思量古人何故直至於以人君之高下臣下之拜蓋緣他好善篤切一聞其言不知不覺下拜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殷大也王今舉大禮祀于新邑雖祀典之不載者亦不可不祭此處要仔細看後世這事都錯了古人苟有功於民苟有神靈者無所不祭焉這意思極好甚次第廣大齊者整齊也周公言我一一整齊百工皆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厠迹於其間故謂之齊我整齊百工使從王于周豈徒然哉葢庶幾欲治其政事云

爾今王即命言成王曽有號令以為當記功之尊者以其功而作大祀古者祭祀先王功臣皆與焉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又曾專命周公汝當篤所以輔弼我者王之此意甚美矣然前日雖有是意而今日則有不然者我大視汝所載之功乃有出於左右近習之私而其所載容有不當者是爾所自敘之工得以參預於其間也夫人主當以天下之才為

天下之用其所任用當用天下之所欲者豈可私於左右之臣後世如齊桓公之豎刁易牙開方漢元帝之弘恭石顯晉武帝之荀勗馮紞皆私人也此皆人主朝夕之所親近故世主往往溺焉寵之禄位聽其計畫為害有未易勝言者周公所以懇切以此戒成王謂爾之朋儔皆便僻使令之臣至載録功臣有出於左右之私意這便是爾之朋黨自今絶之猶易為力失今不治若火之始燃雖燄燄之微其所焚灼以

敘而進將至於不可絶豈不大可慮哉周公之意可謂深切矣厥若彝彝常道也周公言成王若彝撫事苟欲如我則當用周工周工盖前日周公之所齊者也此是朝廷公當之人非王之私人以是人而分布於官僚為六卿者有六卿之職為大夫者有大夫之職各即乃僚各勤乃事使之踴躍奮發興事造業而無怠惰委靡之習是之謂明作有功雖然明作有功未可已也要必至於惇厚寛裕乃可明作有功不過

能理繁治劇有能有為而已若夫寛大宏裕則進於德矣有才而不進於德區區徒能辦事亦何足貴哉惟夫二者兼盡用人如此則成王之聲聞傳於無窮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大抵人君徒有其始不足貴要須徹頭徹尾如一始

得成王始親政事能委任周公能凡事皆合道理可謂有其始矣然須思量圖惟厥終可也諸侯之事上有享上者亦有不享者汝須當敬識之敬識者惟敬故能識也不敢怠惰不敢放弛則此心清明自然不惑所謂享與不享却不在物之厚薄惟在其禮儀如何物雖有餘禮儀不足惟曰不享蓋誠意不存而徒庭實旅百備物豐腆以是為享上與不享何異哉成王幼沖之君也於此處不能無惑周公深懼其視諸

侯之享上惟在於物而不察其禮儀則天下諸侯皆將唯物是用而禮儀不足其為君心之害莫大於此故勤勤懇懇以為汝須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威儀不及於物是猶不享爾嗚呼周公之為成王心術慮何其深切若是哉如前面儒子其朋與此間敬識百辟享皆是周公正君心處享上之說延及本朝為害不小自王荆公倡為此說以為諸侯皆當享天子後來花石綱等事至於窮天下之力皆荆公之說倡

之其害豈淺所以周公懇切於此使成王知夫享與不享不在於物之厚薄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古人治天下直是不暇朝夕汲汲豈復有頃刻之暇周公以為汝當分我之所不暇言當與我共其憂勤也此亦是復辟之意我之所敎誨汝者皆輔民常性之道汝當敬聽之汝若不勉却恐其功不永正父武

王也武王之德汝當存勤篤之心以次序而行之罔
不若予之言則我亦不敢廢乃命矣此書自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以下皆是周公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
辭蓋周公在成周使人告卜既來復命之後周公歸
于宗周於是以此告之成王書序略不及此蓋變體
也召誥之序不言成王歸洛亦是變體惟此二書之
序與他不同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君道莫大於敬敬則無失德今人所以有過失皆緣不敬之故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此所謂敬也周公告成王敬哉只是教成王兢業兹予其明農哉此周公欲告歸也言我當退休田里講明農事不復與聞國政敬以裕民則汝成王之責也無遠用戾言當無所不及不可於遠者而或有違戾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有告歸之意故成王不許其去而留之此乃成
王留周公之辭公舉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
烈今須看這稱字與這揚字皆振作舉揚之意文武
之烈何嘗不在然又須有人舉而揚之始得所謂以
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中庸亦曰文武之
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揚即舉之意也天之

命即文武之烈能揚文武之烈即所以奉荅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𥊍此數句成王可謂深知周公矣周公心術之微皆被成王見得後說出來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假天地甚次第光明俊偉而無一毫厭倦之心方且勤施于四方𥊍勤之一字周公之心何如哉所謂昔公勤勞王家古之為宰相大臣者是直勤勤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而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有所不合則日夜以思忽然得之坐以待旦便欲出做其勤為如何後世為宰相大臣者只是不勤國勢之微弱民生之未安賢才之隱伏皆置而不問天下安得平治所謂勤却不是躬親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以是為勤也謂之施于四方蓋施其事於天下使四海無不被其澤宰相職業要當如是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相業也勤施于

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周公之相業也為宰相大臣要必如是方可旁作穆穆者作起天下和順輯睦之心也迓迎也衡平也周公之心明德雖足以昭假天地而常若未至不敢自以為是天下雖已大治而常若未足不敢自以為太平故謂之迓衡言不見其既已太平若方有太平之象從而迓之譬如人之未見則迎之若既見何迓之有周公之所謂迓衡正是此意不迷文武勤敎者文武亦不過只是一箇勤詩稱文

王既勤止召公戒武王夙夜罔或不勤古之為天下者其次第勤勤不已周公之心即文武之心也嗚呼成王以幼沖之資嗣守大位而能知文武之心能知周公之心皆不出一箇勤字觀成王稱文武周公之勤如此則成王之勤可知矣方前日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猶有私心焉至此敬受周公之敎見於辭氣者如此前日之私心雪消冰釋豈復有一毫存於胷中耶予沖子夙夜毖祀者言我小子只是恭已

於上求所以奉祭祀而已大抵人君為天地宗廟百神之主莫大於奉祭祀能奉祭祀君道無餘藴矣且如人主誠知吾之職分莫大於奉祭祀豈復有一念之不兢業有一毫之少放肆又豈敢信用左右之言而所載之功或有不當者是以古之人主早夜兢業不敢少有怠惰少有障蔽惟求所以能奉祭祀焉爾成王日夜得周公周旋左右啟迪開發此心清明無一毫之蔽塞是以深見得人君職業有在於是故其

言之的切如此成王之意盖以為我但能恭已在上敬承祭祀至于施其澤于四方使四海無一夫失所者則周公之責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又言公輔迪我之篤厚罔不如此我今自此退後當即辟于周而命公之後于魯公却留以輔我蓋不許周公之去而許周公以復辟也夫成王至此方以為即辟孰謂復辟之說非還政事於成王乎觀此處可見成王處事之妙夫不許周公之復辟是不遂周公之意也許周公之去則左右無人矣所倚仗尤不可也今許其復辟任天下之大政於已而仍使周公留以輔助焉既不失已之助又不違公之意舍此

之外更復有何策乎若非成王心地清明豈能處事之妙如此公無困我言公若去則我其困矣康民之事我不敢有厭斁觀無斁二字成王至誠不息之心為如何公勿替刑公不可替其義刑當留以輔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恭先者以恭敬之德先天下也孚先者使天下皆信之以誠信先天下也周公於成王言恭於己言孚蓋人主處九重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莫難於恭而為宰相大臣必須舉天下皆信服乃可考朕昭子刑刑即公勿替刑之刑也言我之所示以典刑皆文王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秬鬯祭宗廟社稷之所用也成王以秬鬯二卣遺周公用安寧周公之心分明待之如神明尊之至也古者大饗之禮皆如宗廟之禮則以二卣寧周公不為過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使者之辭使者之來成王拜以送之也周公不敢當此禮故即以禋于文

王武王惠篤敘以下祝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一篇書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使來告卜之辭卜洛者召公周公實未嘗卜而曰我卜河朔黎水

者召公之卜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是周公使來告卜之後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使成王來洛邑做這許多事也如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如曰汝往敬哉如曰孺子來相宅如曰往新邑伻嚮即有僚皆是使成王往玆新邑也至戊辰王在新邑則成王即來洛邑遂祭于文武之廟因以册命魯侯也此書之節次蓋如此方周公有明農之言分明有退歸之意至成王苦留之周公見其意之誠篤又見其

即辟于周命公後處之得其當如此於是復為成王留觀其告王以作周恭先而自勉以作周孚先則與前日兹予其明農之言不同矣是周公復留以輔成王也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此以上皆攝政七年間之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　墉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二

宋 袁燮 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讀尚書須當考究他節目次第分明且如此一篇書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洛邑既成之後方遷殷民于此也而名誥之書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則是營洛之始庶殷已在洛矣以為先遷洛民洛邑始成則此書之序文勢

不應如此以為洛邑既成方遷商民則又與召誥悖此甚可疑者或者不察乃謂多士之書當在洛誥之前編帙淆亂耳其實不然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邑之時所調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蓋周既得天下則商人皆吾役也國家有大興作則皆調發以從周禮所謂凡起徒役是也及都邑既成然後盡遷其民周公營洛之次第蓋如此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兩句可見

古聖人處事之妙且如盤庚當時遷都臣民弗從必委曲開諭待其聽從也然後始遷焉今周公遷民乃無一語誥諭之何哉此便見聖人必有道以處乎其中蓋既成而後遷則宗廟朝社之位定矣室廬疆埸之制備矣凡民生日用之具無有不足至是而遷民誰不欣然聽從所以當時營洛必調商民正緣要他親見區處經畫之備親見夫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其從之也輕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

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今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蓋如此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將使之奠厥攸居以爲生生無窮之計告之如何第一且先曉之以天命之至公而破其疑周之心蓋當時商士皆以爲周家弋

取商命其心不服常有興復之意謂之商士其間多少忠義之人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也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數百年深仁厚澤入于骨髓豈肯一旦臣服于周所以常以報復為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既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于取商之天下也天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一毫私心

哉曰惟帝不畀則天棄商而歸周矣曰惟我下民秉
為則民去商而為周也于是又引湯之所以革夏者
而開諭之言我今日之革商即前日爾成湯之所以
革夏者也天惟保乂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帝天嚮商
家商王亦能順天之心此所以自成湯至于帝乙傳
世如此其君道無餘藴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案永樂大典誤以多士書序解複載於此段之下而袁氏原解已佚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其複見者則刪去）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奄乃與三監同為亂者移爾遐逖遐逖皆遠也言我使爾遠去妹土之惡習而適兹新邑蓋欲汝比事臣我宗周多為遜順之行也此即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故下文又以為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蓋遷之洛邑變前日傲慢之心皆為遜順之行也此周公營洛之本意也夫既委曲開諭以為我之有

天下實天與之而非有一毫之私心又以為爾有德者我皆聽用之所以慰安寛裕之道亦至矣然一味寛以待之亦不得故至篇終又有嚴威之言所以恐懼之使之聳然知所畏也言爾若克敬能兢兢業業天惟畀矜爾爾不能兢兢業業敢於為非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商民聞此其不肅然有動于中乎大抵聖人說話皆是如此寛嚴未嘗或偏便如盤庚之遷既是如此委曲開導然亦有刼予制乃短長之命

與夫其猶可撲滅之言蓋不如此無以聳動也

周公作無逸

為人君豈可有一日之逸樂然周公前乎此未作是書其說有二一則成王未親政事周公攝焉彼其以師保之尊朝夕於左右成王雖欲自縱有不可得者一則是時天下猶未甚安靜武王纔崩三監更叛周公三年于外罪人方得而頑民日夜反側為周之害所謂敵國外患頑民者周家之敵國外患也當此之

時方且兢兢業業豈敢有逸豫之心所以無逸之書亦未須作至此三監既已誅矣洛邑既已成矣頑民又已遷矣而又作多士之書慰安之矣當治定功成之後人情最易得縱逸又况周公既已復辟成王始親政事尤不可須刻自恣所以周公纔遷商民便作此書蓋方其芽蘖之將萌便從而遏絶之也學者讀此一書須當看周公作書之時節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所其無逸以無逸為所也如所謂欽厥止居天下之廣居是一箇頓放身己處人心皆有其所其或為不善有過失皆失其所者也所其無逸蓋日周旋於中不敢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召公戒成王以王敬作

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
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耕耘
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
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
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愧其中泰然自有
可樂者此天下之眞樂也苟以為文武憂勤於其始

及治定功成便逸為逸樂是乃唐明皇之徒所為爾尚足以謂之文武哉必不然矣蓋所謂逸樂者特不如其前日憂勤之甚爾小人之依言其所恃者惟稼穡也依字便與所字一般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恣自逸為鄙俚虛誕之語以侮厥父母以為不知自享其安逸乃服勤於農畝之事妄誕虛高謂昔之人無所聞知徒為是自苦爾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為對小人不知艱難是以為小人為

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未說無逸底道理且先以稼穡為言何故周公極有深意何則天下之至勞苦者莫如農夫也春則耐寒以耕夏則耐暑以耘至秋則又刈穫如寇盜之至蓋極天下之勞苦無若農夫今試思日用之間那得一事不自農夫來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農夫之力也苟無農夫人且莫之得食況其他事乎彼人主尊居九重所以敢於自逸只緣不知稼穡艱難之

故且如崇尚侈靡使其果知農夫服勤田畝沾體塗足如此之勞且苦則我尚敢適情恣欲以為一時之觀美哉觀逸遊畋以極耳目之好使其果知農夫耕耘收斂不得避寒暑如此其勞且苦則我又敢於此縱其情意以事嬉戲哉知之既深則凡聲色貨利臺榭池沼如此等事皆不敢為矣周公到此方下這無逸一服藥而下得又如此切當豈若後世為是泛然之說哉然後世人主孰不知小民之艱難而敢為逸

樂之是務者其所知非眞知故也所謂先知稼穡之
艱難這箇非苟知之蓋眞知之則無緣敢於自逸矣
龜山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為天命福善禍淫誰
不知之孔子之知蓋異乎常人之所謂知也古人之
知直是各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讀無逸須看周公這許多嗚呼處嘆息而言之所以

使人有所感動也無逸之理人誰不會說但周公自說得別只觀其反覆嘆息直是如此深切安得不使人感動嚴恭寅畏大略只是敬畏之意自度者自合度也這箇自度便是天命在天則謂之天命在人則謂之法度今果能周旋於規矩法度之中念慮純一私意不萌豈非所以事天乎觀大戊因桑穀之祥而一時君臣之間恐懼修省可謂能畏天者矣不敢荒寧須看這不敢二字蓋有一敢心何所不至古人直

是不敢能如此畏懼斯其所以享國之長久也嘗觀古之聖賢往往皆享高壽堯舜皆百十有餘歲不特上之人為然下之人亦大槩多壽所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蓋古人之所以自養者得其道是以其壽亦永後世戕其生者多矣安得不夭折且如喜怒之非其時起居之失其節飲食之或不謹如此者皆足以傷生而損壽若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如此等事皆無有矣兢兢業業常如臨深履薄念慮之間純一不

雜安得不享高壽孔子所謂仁者壽是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所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𨚫非是躬親稼穡之事葢使之處畎畝間與小民出入爲侶而親見稼穡艱難忘其貴驕之習也此先王教世子之深意古者王世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於學故曰天子之元

予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所以古人處萬乘之尊而略無一毫驕矜之氣蓋其平日常處人下而未嘗自大也自後世生則貴驕便自尊大失古意矣嘉靖殷邦謂之嘉靖蓋非尋常之所謂靖也後世人主好靖者亦有矣然紀綱不立法度不修凡事皆委靡而不振豈得謂之嘉靖乎嘉靖者非不事事之謂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言皆莫有怨其上者也無逸中多說這怨字如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如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蓋為天下豈可使民有怨其上之心古人所以兢兢業業撫摩斯民惟幸其無怨而已無時或怨則是舉天下皆心服這高宗更無有怨心者是甚次第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大略只是太甲或以為別自有一祖甲非也只

看舊為小人一句便可見太甲即位之初慾敗度縱敗禮而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何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是時嗣君猶未即位太甲方居喪之時尚未即君位也至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始即位矣是以周公之言如此然太甲世次當在中宗高宗之前今乃敘之於後者此以享國之久近論而不以世次先後論也說者但見太甲即位之初慾敗度縱敗禮而又序之中宗高宗之

後遂謂其别自有一祖甲是特未嘗深考爾中宗之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大略只是一箇敬字今須看周公論三宗之無逸不說其他但說他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蓋古人之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為上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處何則此心致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有一毫之不到安得會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衡石程書衛士傳飧皆是降君尊而代臣

職以此為無逸不知此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荒淫

自縱者非古人之所謂無逸矣古人之無逸方是元

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

逸事為之無逸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讀無逸須看商先王所以享國長久者如何及至後

王所以罔或克壽者又如何此無他分能敬與否而已夫苟能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想像此時念慮有一毫之雜乎喜怒有一毫之私乎此心有一毫之放逸乎所以戕其生者既無有則自然有可延年之理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抑謙抑也畏戒謹恐懼也克自抑畏此太王王季之
無逸也文王卑服此文王之無逸也卑其衣服不事
侈靡而惟康功田功之即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
者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此一句畫出這文王徽與
懿皆至美之辭柔而曰徽柔異乎常人之柔也恭而
曰懿恭異乎常人之恭也此便是堯之允恭克讓舜
之溫恭允塞夫子之溫良恭儉相同恭敬遜順聖人

之心可見矣有一毫驕矜悖慢之氣便不是聖人之心以此德而懐保小民無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葢懐保小民不是傲然自大者所能為惟徽柔懿恭之人則視小人之微分明如慈母之保赤子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逺矣惠鮮鰥寡者文王下膏澤於民而民皆有生意如時雨之降草木皆為之鮮明故謂之惠鮮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憂勤如是非屑屑然躬親細務也常持此心不敢一毫間

斷一毫放逸如此方能咸和萬民葢君者民之表儀也斯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工夫少有不到在我者不知何以使民之和此文王之所以日昃不食也遊畋國有常制而文王則不敢盤焉上無過用則下無過取故庶邦之所供無非正者文王為西伯是以庶邦皆有貢獻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逸遊畋人主所不能免者然至於淫則不可舉動既不是當為之又至於過此之謂淫人主荒淫則賦斂必重蓋用度既侈無以供其欲勢不得不取之民猶一家然為主者淫荒於上則財物必蠹於奴僕之手人主苟荒淫則無政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不取之民將何求乎於觀逸遊畋未嘗縱其慾則萬民之所供者自然皆正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

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今須看一日之耽樂何害於事而周公便謂非民攸訓非天攸若何過禁之嚴如此學者須當體察耽業之時此心如何耽樂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以見周公之意矣且如耽業之時此心戒謹恐懼方是時即聖人之心也至於耽樂之時此心荒迷顛沛錯亂天下之人必皆以我為非豈所以訓民乎天人一心民既以為非天亦必以為非豈所以順天乎是其罪雖

小而與大罪無異故君子之自檢其身善不可以為小而不為惡不可以為小而不去今人但謂其小而多於此忽焉不知善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為是惡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為非故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德罔大何至於墜厥宗然方其不德之時心下如何便有墜厥宗之理周公之言不為過矣因酒行凶曰酗酒德者以酒為德也德之為言得也實有諸己至於堅固而不可奪是

之謂得為善之深者得也為惡之力者亦得也其他泛泛者皆非是有德謂之酒德蓋荒於酒而成痼疾矣前輩多以為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無若商王受成王豈有是哉其實不然此道亦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去之則為小人成王雖賢一念不謹即商王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不弟則為堯舜不弟則為桀紂何常之有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言以古人之盛德君臣之間猶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今其可以不然乎猶之爲言可已而不已之辭也可已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蓋君臣之間誠意既交孚則下之爲譸言惑亂人聽者自不能入矣大抵天下之理惟上之失道

則下之人始敢肆為虛誕不根之談君臣既更相警厲彼亦豈能乘間而投其隙猶一家然父子兄弟閒和睦無間為奴隸者雖有讒間之言亦豈得而行哉此厥不聽而君臣更相訓告以先王之正刑無小無大皆變亂之則民皆心怨之而口詛之矣蓋有道之世君臣交孚則讒言無自而入無道之世君臣失德則下之人皆肆為怨詛其機存乎上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信能行此哲也明哲人皆有之踐履既到其哲常秉而不失是之謂迪不然未能躬行雖有是哲亦非吾有矣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學者諷誦此處可以識古聖賢之心皇者大也夫以小人怨詈何常之有而古人一聞其怨則大自敬德反躬内責以為我實致之蓋信其如此不但不敢含怒而已人固有外為自反之形而其中實蓄怒於此者古人豈惟不敢含怒直是不敢有一毫罪他人之心皆以為我之罪聖賢此心之端的於此處可見矣此厥不聽人乃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便信之便加殺戮焉

略不知自反則天下皆將同心怨其上舉天下之怨皆叢𦂳集于吾身矣人主而至於舉天下皆怨之其何以獨立於民上乎自古之人猶胥訓告至終篇雖分為兩章血脉實相通貫前章以為此厥不聽則人皆將違怨後章以為人之怨汝惟當自反却可以弭怨茍以為人之我怨而便加刑殺焉民怨愈甚愈不可遏矣周公作無逸於其末章反覆致意於怨之一辭蓋為民上豈可使民有怨心至於天下皆無怨方是

無逸處天下猶有怨其上者焉必在我者猶有逸樂之心也故民之怨與不怨逸與不逸之驗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事功既就勢位既隆以理觀之自當求退此召公所以不悅不特召公為然周公當洛邑既成之後亦嘗告歸已而成王盡禮致敬再三留之周公遂翻然而改復

為成王留至此召公又欲退周公遂專作一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此君奭所由作也周公所以留召公者其意無他蓋召公不與尋常人事體相似其去留繫國家之重輕若其他人去留猶未甚計利害以召公之大賢周家是少他不得用與不用周家之輕重係焉周公安得不留之今讀此書須思量周公之聖佐武王造周事業如此亦何假於召公之助當時又有毛畢之徒濟濟多士其間豈無可以輔相成王者而

周公切切然獨留召公其故安在正緣召公不與尋常人相似故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不可信從違向背吉凶禍福皆不可預計盡具在我一聽之天而已故夫基業之永休與否天心之輔

誠與否皆不敢知大凡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災祥殃慶固各以其類至然天下亦有為善而未必便福者以孔子之聖而卒老於行以顏子之德而不得其壽由此觀之如何便謂誠盡於我天必輔之記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要亦盡人事而已矣計禍福而必之非知天者也周公又謂我今日果能盡誠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為也蓋為善固自有獲福之道亦豈可便以為天之不我福

邪但福與禍皆非我之所敢知爾孟子曰夭壽不貳
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夭其壽固自有命皆非
所當知但能脩身以俟之足矣亦是此意大抵古人
用心眞是如此學者亦當如此脩身行己求盡其在
我者窮達貴賤一聽於天烏可必其得失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自時我至惟人皆是召公前日之言周公舉其言以信之也召公亦嘗曰此其事是誠在我矣凡天命之寧與否民心之從與違皆不敢必所當自盡者惟人事而已這般所在當先觀大意以意逆志不當以文害辭大意只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從違皆無可必之理惟盡人事為先觀召公言天亦曰我不敢知與周公之意同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在我後嗣子孫至在家不知此周公挽留召公之辭也召公毋謂今日

基業已成天命已固民心已安無可為者遽然便去萬一後來子孫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怠弛遏絶放佚祖宗之光明召公若不在朝於家何緣與知君若在其左右尚可以輔賛彌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訓以正道於其事之未萌而正救庶幾能扶持而不底於敗若退處於家既不與朝政則凡國家之大計安得而與聞之人君之得失安得而正救之與其在家不知曷若相與挽留而扶持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天命不易天難諶大略只是前意謂天命難保若其墜命則無能悠遠繼嗣前人之業以恭承前人之明德在我豈敢謂自能有反正亦惟行前人之明德以施之于我沖子爾天豈可便信惟是寧王之德可以延洪庶幾不至於墜命又况昊天有成命文王受之

天必不庸釋或者猶有所頼以憑藉扶持之也周公之意謂我何能之有所頼前人之德其合天心者足以垂裕後昆我惟遵而行之以啓佑後人爾歸其功於前人也自處以非克有正而歸其功於前人則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以徧覆言之則謂之天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與帝一也猶之人焉總言之則曰人指其主宰言之則曰心心即人也人即心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惟有純全之德者能之巫咸未進於此故只說乂王家雖

有才者亦可為也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須當知此是三代輔相之德業為宰相大臣須到得能感動上蒼斯其為宰相大臣矣三代輔相皆是如此只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迎周公天乃雨反風與夫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若非周公能格天何以致此分明與天為一了這其則亦不遠但在我者無一毫障塞此心即天心則精誠自然交通讀此處可以見三代輔相之德業可以識三代輔相之心

未至於此豈曹乎宰相大臣也哉這箇不是易事巫咸如此之賢只說得乂王家猶未進於格天格帝豈易事也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此數人皆是卓然立於千萬人之上擅名一世者為天下國家須是這般人用之方可蓋此皆一世之英偉人若其他碌碌衆人何益於成敗治亂之數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大抵做人須當做這般人為天下國家須當求這般人用之自漢唐以

後如此等人不復見矣其間可稱者亦有之如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皆一時人物然望三代輔相格天格帝之事業何可同日語哉率惟茲有陳者其功烈皆昭然陳列于上也惟商家有這許多大賢故其理足以配上帝多歷年所古者郊祀天地則以其祖配之所謂配天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歷言商家賢人之衆多也惟上面既有許多頭腦人故天亦眷佑之而舉內外小臣無非賢有德

之士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如春秋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是也小臣侍御僕從之臣也侯甸在外之諸侯為藩屏者也奔走於四方所謂宣力四方者是也若内若外若小若大無非賢才無非惟德是稱者稱舉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人誰無此德然有之而不能舉德非吾有也黽勉奮發自强不息是之謂舉蓋當時之人不徒區區小有才皆是進於德者乂厥辟治其君

也惟其賢才衆多如此是以一人有所為而舉四方信之有如卜筮到這裏方是用乂厥辟處夫人主欲有所為至於天下不信何以為治三代王佐輔相其君直是使天下皆尊信之這箇不是易事仲虺稱湯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詩言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後世為人上者天下皆未必信之詔令之不信政事之變更上有所為天下皆曰是未必果行也是未必能久也惟上無以取信於人故人言不信其上三代盛時

天下之尊信其君分明如卜筮人誰不信卜筮至於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罔不是孚蓋真能敬信其上矣

周公之言深切如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者平正也不偏不倚坦然正直是之謂平格者到田到地也平格之人天必壽之如伊尹臣扈之徒往往皆享上壽何以知之只看伊尹事成湯又事太甲

豈不是有壽湯誥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是乃成湯時人也後來歷事太甲又歷事太戊豈不是有壽周公以為有商之盛賢人如此之衆多足以保乂有殷然其後至紂嗣天猶有滅亡之威令召公豈可以為周家天命已固便翻然欲退前日雖已好後日之事尚未可保也要須常常念之方能永固天命治明我新造之邦蓋周公拳拳留召公之意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彛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割割喪也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

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安天下之王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括是五人蓋在當時卓然可稱繫國家之興亡理亂者觀周公不言他人而獨舉此五人則可見其非常人矣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味此四句是五人者宜何如其人哉文王聖人之盛者也周家之治文王實致之也而文王則以無此五人往來於其中導迪常教我直是無德降於國人熟味

乎此可以識古聖人之心矣蓋君臣相須自是實理文王雖聖茍無賢人之助亦豈能自致天下之治舜稱臯陶以為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君之有資乎臣從古而然也降即德乃降之降人君下膏澤於民如萬物方枯而天降時雨勃然興起是之謂降王者必欲使其德降於天下普天之下無不與被其澤可謂降矣漢唐以後為天下者其德皆未嘗降其間賢主亦有能降者矣而視三代則有間也純

佑秉德天眷佑之而賢才無非秉德之士也即前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觀此所謂秉德則知謂王人秉德為王者不秉其德失之矣迪知天威者非徒知之真能行之也天之可畏其誰不知然五人所知異於常人之知故謂之迪昭明文王之德行於天下見於天下而升聞于上帝故謂之迪見冒聞文王雖未嘗稱王然在文王時天命固已歸矣故謂之惟時受有殷命五人號叔先死至

武王時四人尚有祿位故能輔相武王伐紂昭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不稱頌其上謂之丕單稱德言普天之下同然一辭也文王之事啇武王之伐紂易地則皆然觀四人在文王時則迪彛教在武王時則將天威於此便可見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其濟小子小子謂成王也成王已為君矣然方周公攝政七年之際成王雖為君猶未謂之在位至於復辟之後始親政事始在位矣周公謂召公爾輔相成王當常如其未在位之時不可但責我以去蓋召公之意謂令成王既親政事非前日比所以浩然有去意周公之心則不然蓋成王天資既非剛毅英果能自強立之人須常得賢者左右之庶其可以無失德此周公拳拳之心所以常如未在位之時也收斂也

罔敢不勉也人主有不勉不及之心當收斂之蓋不勉不及之心易得放恣須是收斂不使之蕩然無制則是心常存矣此周公格君心之業也茍造德不降言老成之人造德不降鳴鳥且猶恐不得聞况其能感格皇天乎降即降于國人之降也古者以鳳凰為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其一端也今須看這降字與這格字周公之規模必欲其德之降于國人而上能感格皇

天上帝王佐輔相之業豈後世所能及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即召公所謂今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葢此事常相對未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

之不同位愈隆則憂愈重好處愈多則不好處亦多後世人主大抵只知有無疆之休不知有莫大之艱所以周召懇懇如此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古人須要到這裕處裕者綽然有餘在我常常宏裕也若自視迫窄豈所謂裕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大抵得人輔助自然是寬裕苟一已自用自然是不足周公以為召公苟去則在我者不裕矣要須勉為我留共輔成王之業則我綽綽乎有餘裕而人主亦不至

於迷惑矣後人指成王言也其德常聰明而無有惑

亂是之謂不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周官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為人主是理會何事立極

於上使天下皆有所法則皆知所取中焉是人主之

職也故曰皇建其有極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三代

聖王所以治天下只是作民之極其委用輔相大臣

亦是可以作汝民極者漢唐以後所用輔相不過辦

一時之事求其作民之極則難矣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三代之際雖斷獄聽訟固亦無非中道之所寓皐陶作士而能使民協于中非作民極而何但在後世則既失其本斯所以異於三代也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之為言匹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臣者君之匹也三代之際君臣之間相視如匹偶有一體之義秦漢以後凛然以勢分相臨而師友之道喪不見其為偶者矣周公告召公汝當勉勉不已為王之偶今一旦欲去則成王失其偶矣如偶之一字皆是三代時議論後世豈復有此等言語在亶乘兹大命信能乘此大命也大命即乃悉命汝之命乘猶秉舟秉車之秉周公言召公當服秉此大命

今而欲去則為墜此命而不能秉矣丕承無疆之恤此承字是承當之承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這箇無疆之恤須有人承當始得召公苟去其誰承當此事周公言此欲召公身任天下之重也後世國家大事為宰相大臣者皆莫能承當此亦可以見古今之變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告召公汝不可以不敬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敬也周家之王業雖已固然正所當兢兢業業維持保守之時謂其已固而便欲去毋乃不敬乎既曰敬又曰敬德諄諄之辭惟欲召公不恃其功之已成常以敬存心也否者泰之反殷家之喪其否極矣我其可以不監恃功之已成稍有一念

之怠則前日殷家之事得不為之懼哉我常以為輔相成王此事全在我二人汝召公之心與吾之心合亦曰在時二人舉召公之所自言者而喻之此周公之所以終能留召公也如前所謂君已曰時我要亦是此意周公以為這箇道理汝之心本自分明然汝以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這却不可蓋周至成王致治之極召公以為功成身退乃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有所不可所以毅然欲去然

周公之心初不見天休之滋至常若有所未足焉故謂召公汝不可謂天休之滋至如此便可已也汝須當敬己之德明揚俊民更收拾人才而列之位至於功成業遂治道極隆如此之時汝却可讓之後人矣在今日豈求退之時乎夫以當時人才之盛而同列相勉方且更欲明我俊民三代輔相之心君子將於是乎觀焉周公復辟之後便有告歸之意蓋當時不求去不得及成王反覆留之周公便留蓋當時不留

亦不得周公既為成王留所以亦勉召公為周家留

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時二人言厚輔周家者在我二人而已我至于今日固已休矣然我更當成文王功于不怠夫文王之功豈有不成者而周公又欲成之蓋周公之心常見其不足未嘗見其為已成也嗚呼人以為天休滋

至而我不見其已至人以為人才極盛而我方欲明揚俊民文王之功既極於成矣而我方欲成其功於不怠周公之相業其於是見之矣豐鎬在極西出日之地在極東今必欲自天地之西極而到於天地之東盛德無不丕冒蓋必如此方可謂致治之極所謂光被四表是也大抵古人修已做得十分好人不見其為好人古人治天下做得十分功業不見其為功業皆一心而已若自見得我已是好人我已有功業

便非自彊不息之道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日予不惟若茲誥此復曰予不惠若茲多誥言辭之繁非聖人之得已也理所當言只得反覆言之然其本心豈以多言為美事哉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天命之無常與民心之罔常懷不可保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謂召公汝亦知夫明民德乎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心之初亦無不欲為善也但後來漸漸不好所以不能厥終汝今雖做得前面一段然若便欲去則無後面一段矣爾當祗我之言自此以往其敬用治周公告召公反覆乎敬之一辭蓋纔見功之已成便非所謂敬也讀君奭一篇可以見三代王佐之心可以見三代王佐之事業